

# 『我感覺到主業團的重擔和天主的力量』

十年前，在被任命為監督之前，蔡浩偉主教接受了彼勒•烏爾班諾(Pilar Urbano)的採訪，談及他在主業團的生活。以下是該次採訪的節錄。

2005年5月20日

(2004年4月20日)

你是怎樣認識主業團的？

1944年，Catolicismo雜誌刊登一篇關於主業團三位工程師成員晉升為司鐸的文章。四年後，我一個朋友在家裡發現了該本雜誌，把它拿給我們六、七個人看，這對我們來說是有點不尋常，我的朋友們都顯得滿好奇的，而我卻不然。

後來，在1948年6月6日那個星期天，我們本來打算去看電影，其中一個人打電話來說要改變計劃：「你想去位於地牙哥得里昂街(Diego de León)的中心看看主業團到底是甚麼？」於是我們六人就去了，他們十分高興見到我們。我們每人都有機會單獨和主業團的成員交談，他們詢問我各人有興趣的事。當我離開時，我拿了一張伊西多祿•索沙諾(Isidoro Zorzano)的祈禱卡，他是位主業會工程師成員。他的列真福品的過程剛開始，「平信友聖人」的理念吸引了我——這個人可以效法...

那個夏天，我們全家留在馬德里，是前所未有的事，因而使得我們有機會去拜訪同一街道的另一間主業團中心，該中心為高中學生提供一些活動，每當我去那兒，他們就會給我一些中心的小事做：比如磨平舊椅子以便塗上新漆；幫助裝修或修理一下破損的東西。我因為能夠幫忙而覺得自己有些用處。在9月8日，我要求成為主業團成員，當時我是十六歲。

## 是甚麼東西吸引了你呢？

那種歡樂的氣氛。雖然每個人都在努力唸書和工作，但他們都感到很開心。我看到一個人可以不需要有很大的改變就可以成為神聖的人。同時，也提供了很多的機會去接觸許多人，並把基督帶給他們。從小時候起，我就很樂於和人在一起，也因此而擁有很多好朋友。

## 你是怎麼樣見到主業團的創辦人的？

施神父於1946年移居羅馬，但卻經常回去西班牙。在其中的一次(1948年11月)，我們被邀去參加一個他在地牙哥得里昂街中心的聚會，當時約有35人。散會以後，他挑選了三位年紀最輕的人，提議我們同他一起在當天下午去老磨坊，一間鄉下的房子，靠近塞哥維亞，專供開研討會和避靜之用。

我們六人鑽進一部舊的Vauxhall轎車裡。三人在前座，三人在後座。施神父坐在後座，我則坐在司機歐頓•摩勒斯醫生(Dr. Odón Moles)和另外一個男孩子旁邊。旅途中，我們又唱、又說、又笑、又祈禱。施神父告訴我們主業團在全球要進行的許許多多的使徒任務，並等待着我們去完成。

**每當你想到施神父的時候，最常浮現的是哪些思想，經歷呢？**

是他對耶穌基督以及對天父的那份真誠的熱愛。在過去的26年，我有幸能在他的身邊度過。我對他的那種真摯

地對主業團裡每個成員的關愛感到驚訝。(即使對那些尚未謀面的人也是如此)無論是從書信，或是在聚會中得悉他的子女的任何消息都會令他感到興趣，並影響到他。他真的熱愛我們，把我們當作他祈禱和克己中得來的孩子。

## 每當你閉上眼睛時，你怎樣想像他呢？

我看到的是他在和人們談論天主，我看到的是他出去會見人們，我看到的是他把全部時間都獻給了我們，沒有想到自己，或為自己留下一分半秒。無論在我們身上發生甚麼事，如牙痛，考試，一些家庭的事，即將要舉行的足球比賽，他都當作是他自己的事來看待。我們就是他的生命！

## 與你共渡46年的歐華路是怎樣的人呢？

我發覺他總是處在幕後，聆聽和觀察我們的施神父，並照料他，熱切地向

他學習，儘管他本身就已經有足夠的領導才華。我們可以毫無誇張地說：歐華路是個巨人。他將自己的卓越思維、廣泛的文化素養、優雅的禮儀修養和善於社交，加上他高超的思想，深邃的內心生活，和一連串的道德美德，他都做到英勇的程度，我並非誇大其辭。但是，儘管如此，他對施神父的關注無微不致，樣樣事都支持他，以便持續做主業團。他忠實地按照主業會創辦的指示做好每件事。

**說你是施神父特別喜歡的人是真的嗎？**

你是說我？不，絕對不是那麼回事。有可能他對我比較有信心吧，就如同他對待其他親近他的人一樣。他絕沒有特別寵愛的人，如若他真的有甚麼特別寵愛的人的話，那就應該是歐華路了，那是因為他在教會和主業團所扮演珍貴的角色。我們還應該記住施神父曾說過：「不是我挑選了歐華

路，而是天主把他安置在我身邊的。」

我可以說創辦人疼愛我，但對我卻有很高的要求，有時他強烈地改正我。有一次，他對我這麼說。「我的孩子，你若再不改過來，我就不能再信賴你了！」聽到這話我很難受，但是，施神父是對的，他對我的幫助真是很大...」

做為他的繼承人，看來對你的挑戰確實是很大；從一個聖人到另一個聖人，擺在你面前的橫桿真是相當高。

真的，他們把橫桿放得很高，但他們也留下一根很強的撐竿。一方面他們由天堂繼續幫助我，在另一方面，他們留下了很清晰的榜樣。碰到任何情況，我問問自己：「施神父會怎樣做呢？歐華路會怎樣做呢？」就已經足夠了。幾乎毫無疑問，答案就會將我引導到目標...

當施神父去世時，歐華路主教從施神父的頸上取下了那塊真木十字架 (lignum crucis)，而戴在自己頸上：「直到繼承人被命名為止。」當歐華路去世時，你是否也同樣的處置該十字架遺物呢？

是的，但不是馬上這樣做，而是幾天後才這樣做...

是不是當你感覺到主業團的「重擔」時？

我的確感到主業團的重擔，但也感覺到天主的力量。不論喜歡與否，主業團在精神上是合而為一的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是「全心全意」的。人人都為我祈禱，所以我能作出正確的決定，各種各樣的人由世界各地寫來成千上萬封的信，告訴我他們在為我祈禱。

主業團所謂的「重擔」指的是甚麼呢？

指的是七萬多人的聖德。天主召喚了他們以其工作、平常的責任、同他人的關係，去實現對祂的承諾。這份重擔是能夠感覺得到的，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脆弱的；我們都可能對偉大的教會交響樂的和諧韻律回響有所欠缺。

---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 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wo-gan-jue-dao-zhu-ye-hui-de-zhong-dan-he-tian-zhu-de-li-liang/> (2026年2月22  
日)